

从时光隧道上划开一道豁口

——读何述强散文集《时间之野》

□ 吴言明

一本精品散文集,慢慢读,细细品,阅读的时光仿佛化作阵阵和风了。在时间的旷野里,风掠过乡村、家园、田野、山河、荒原,风便是和风,风里便飘荡着岁月的味道。这味道,有历史的沧桑,有文化的厚重,有哲思的深刻,有暖人的温馨;这味道,灵动鲜活,浸润心田,化育人文,滋养生命。读何述强散文集《时间之野》,便是这般感觉。

作家在中越边境乡村扶贫,那里显然也有故乡的影子。这些影子,唤醒了作家满是草露芬芳的记忆。作为下乡扶贫干部,作家组织捐资修筑了一条“青年作家路”,为刻一块路碑,众人上山抬石的场面,触动了人们阔别已久的乡村劳动记忆。而这个自古就不乏金石之声的乡村,现时却找不到一位刻碑人,从外地寻来一名石匠在村上刻碑,村民从四面八方过来,深情围观,遥远的记忆瞬间激活。这是《隐伏的村庄》里的情节。这情节,像是在时光隧道上划开的一个豁口,可以透视时间的分野。

人们追赶时间与效率,殊不知却弄丢了时光里的许多珍贵事物,那些赖以谋生的技艺与工具,也难免被时光打落。当这些事物再次进入生活现场,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那些事物竟如此温暖美好,让人怀念。同样温暖美好的,还有泥巴墙、青瓦房以及那些与古树、山水融为一体的老旧建筑,它们构成了一个个隐伏的村庄,隐伏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城市生活的背后和记忆的底层。隐伏在作家记忆深处的,还有晃动在童年旷野里的时间鞭影,母亲生命历程中那幢亮堂堂的房子、三伯于月光下抖出的那团白雾、曾祖父友人赠送的那只名叫宝来的灵犬……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也变得日渐隐秘、遥远。太多温暖的事物已被岁月挤压在时光的隧道里,

就像一条条承重的弹簧,那些被挤压着的温暖,在某些时刻猛地窜将出来,绽放出飞花溅玉般的美。

行走在时间的旷野里,一个或许只是偶然的契机,许多事物便和着作家的思考与情怀从笔端喷涌而出。譬如那块红墙里的青砖、那些躺在荒野坟碑上的文字、乌雷的那场雨、那些被一位老教师花了十七年时间书写到竹筒上去的经典,它们都是氤氲着岁月味道的事物。更有一些事件、人物或场景,譬如那条叫作湘江的红色河流,那张永远鲜活在湘江岸边俊秀刚毅的脸庞,还有令人憧憬的平陆运河里晶莹剔透的河水,它们仿佛一道电光,照彻许多事物,也照彻心灵,惊心动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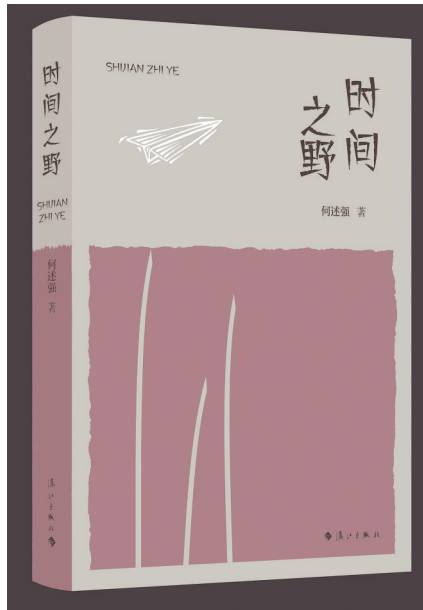
岁月的味道是鲜活的,会从生活的各个角落弥漫出来,氤氲濡面,诗意绵绵。《江山诗意此中藏》就是一些承载着诗意的事物。它们有的打着岁月的印记,有的则把岁月的光华完全融入其中而不着痕迹,以“脉”的形式穿越时空,横亘古今。正如《木坡村的温暖火塘》所写:“当我们享受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过上越来越便捷的生活的时候,在古老的村庄,古老的庙里,一个寂寞的守庙人,还有一群老人,他们下着象棋,就着冒烟的树苑烤火,甚至被火烟熏得眼睛红红的,但是他们也在聆听着时代的声音,他们也在关心着农村的发展和变迁,他们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坚守着一份如此古老的事业。”

山河本是一本书,书中写满绵密的诗意。红水河是诗性的,河水淘洗过的天峨山水彩石也是诗性的;三江的侗天湖也是诗意满满;大化七百弄飘满酒香的艰难而快乐的生存,绵延,则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传奇。读此辑文章,便是在诗意里徜徉。

文学是懒人的事,此“懒”并非懒惰,是“懒”而不“惰”,拒绝浮躁。在何述强的散文世界里,述历史、谈文化、论事理,典籍掌故总是随手拈来,不掉书袋,融会贯通。风物景致文章,一旦自其笔端涌成篇,一事一物,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文化源流,汨汨滔滔,谈古论今,状物述微,汪洋恣肆间,岁月的味道浓郁芬芳。对尚不熟悉景点风物,不会匆匆走笔写就,而是先探清其幽微、弄明其究竟,然后再诉诸文字。《灵渠梦寻》是他在三次探访之后写下的,让情感在数度深情打量中积淀,生出“历史的滋味是沉淀出来的,需要时间,岁月,日光月光,风风雨雨,像流水一样淘洗,锤磨”的妙悟,并将对父亲的深切思念融汇其间,化成情感的潮水流淌于字里行间。《认出你的混茫》是他在两次游历之后才认出五皇山混茫的诗意;《千秋眉眼龙江河》更是他数载临江而居的产物。何述强说:“懒人才能把文学做好。”这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的。因为“懒人敢于把收集到的素材晒干水”“把作品的生产期拉长,实则是为了让作品在成型过程中吸收更多的天地日月精华。”而且“懒人喜欢悠悠梦寐,是为了养成闲散自由的心态,像篱笆上的瓜藤,开花结果自有其时,用口号喊不出来。”

好作品光靠感性是立不起来的,还要靠文章的灵魂。《时间之野》共收录37篇散文,让这些作品“立”起来的,是文中书写过程中灵光一闪的妙悟,是叙写描摹中水到渠成的哲理阐释,这些妙悟哲思便是文章的灵魂。

在三个小辑之后,另有《刀锋上的光芒》,是精思妙悟小辑,是谈文论道摘英,是哲学思辨光芒的闪现。每则寥寥数语,却有醍醐灌顶的效果,读之,或茅塞顿开,或会心一笑。



▲何述强散文集《时间之野》封面。
漓江出版社供图

【作者简介】吴言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教材若干,散文、随笔、评论散见于各种报刊。

水与火的映像

《璀璨的灰烬》印象谈

□ 陈爱中

《璀璨的灰烬》是2022年越南拍摄的一部具有东南亚地域风情的影片,曾在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赢得不错的口碑。影片在情节设计、氛围营造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精心雕琢,运用沉稳、从容的叙述格调将特殊语境下越南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生活境遇展现出来,充分运用越南的雨林环境,将水的沉静与火的爆发力相对比,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渐次推向情节发展的高潮,是一部思想主题和摄影技法都匠心独运、有较大创造性的电影。

首先,“不巧”的矛盾设置。曹禺先生在设置话剧人物情节的过程中,往往以巧合的方式让人物之间生成戏剧矛盾,推动剧情的发展,以实现所谓“佳构剧”的戏剧结构。但在这部电影里,导演却以各种“不巧”来设置人物关系,以生成人物矛盾,让人物在清醒的状态下洞察自我的生活轨迹,将错综的人物情感、命运关联在一起,用来自情感的情不自禁和生活理性的推理带来的苦难,强调矛盾的合理性,从更深的层次挖掘人性难以避免的悖论。塔姆和娜安的爱情本来是你依我依,但后来因为女儿的溺水身亡,让塔姆对娜安的情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塔姆始终沉浸在丧女的痛苦中,并将之归罪于娜安的疏忽。塔姆的工作是烧炭,从烧炭的火光中他找到了缓解痛苦的方法,就是用火炙烤皮肤,以致伤痕累累,在肉体的疼痛中转移对女儿的思念。后来这种对火光的依恋转化成烧蚀房子,并在火焰的毁灭性燃烧中享受快乐。娜安为了能够让丈夫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就在邻居的帮助下将烧掉的房子建好,然后再被丈夫烧掉,然后再建好,如此反复。反复被烧的过程中,娜安逐渐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最后和女儿的遗像一起烧死在房子里。在塔姆和娜安的婚礼上,东和浩相遇了,此时的东因为暗恋但未能娶到娜安而备受打击,陷入痛苦之中,在浩的安慰下,喝了不少酒。在回村子的路上,东将浩想象成了娜安,发生了关系,并导致后者怀孕,最终不得不结婚,组成三口之家。婚后,东对娜安的念念不忘给浩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她对东的爱又让她无法向东诉苦,甚至悔恨自己无法代替娜安,以至于后来渐渐性格扭曲,借助于给东叙述娜安女儿溺亡之后的悲剧性生活来获得快感。娜安的不幸给在海上养虾

而不归的东带来无尽的忧伤、压抑,浩作为目击者对娜安不幸的讲述,更加剧了东的痛苦,也在更深的意义上影响到两者之间的夫妻感情,虽然东影的最后浩去了海上去找东,但两人能否心相印却是一个悬念。正是两对夫妻之间难以解开的情感纠葛,情感的真挚与不巧的命运安排,在情理之中讲述人性深处悲凉的情感,突然而不突兀,残酷而不残忍,让这部电影充满浑厚的情感张力。

其次,对传统女性的婚姻、爱情命运的反思。整体来看,这部电影的价值观依然是传统的,属于农耕文明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面对命运的改变,女性内倾、隐忍的品格得以彰显,并最终以悲剧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反思。这种价值观首先是通过妻子对丈夫无条件的爱、牺牲自我来表现的。当邻居们一再劝导娜安离开塔姆,告知房子不停失火带来的危险时,娜安却沉溺在女儿溺亡带来的负罪感里,并因对丈夫的自残和烧掉房子的行为有了痛彻心扉的同情和忏悔,继续为丈夫的这种行为提供支持,最终与之俱焚。浩从一开始就知道东并不喜欢她,能够结婚只是因为有了孩子,但她依然开心地出嫁,并接受了东长期故意漂泊在海上或者忽视她的感受主动帮助婚后娜安的行为,就像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样,沉溺于这种长期被无视的家庭生活,甚至扭曲成在对娜安的嫉妒、幸灾乐祸中与东互相折磨。显然,这都是失去自主性价值观和权利的女性,受传统的爱情、婚姻观的束缚带来的悲剧。除了娜安和浩,电影还塑造了一个穿插其间的疯女人,因为被男人侵犯而发疯,在寻找侵犯者的过程中,竟然以能够重新赢得侵犯者的爱而感到欢欣,这依然是浪子回头的传统观念在支撑情节的构成。实际上,在歌颂女性的坚贞,对爱情的执着,对婚姻忠诚的同时,面对悲剧性命运的展现,影片的着重点在于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以启发性的方式,引起大家对传统婚姻模式中女性凄凉命运的关注。当然,这种反思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批判性指责,而是基于人性情感的悖论性的安排。比如正是塔姆的丧女之痛才改变了他对娜安的感情,突兀的天灾激发人性之爱的痛苦,是有其合理性的。比如老和尚的角色,他貌似一个假的和尚,喝杯杯酒、吃肉,曾

有世俗的情感生活。但当他看到女人因为被侵犯而发疯,侵犯者为了赎罪却去出家、念经的时候,勃然大怒。而是要求他娶了那个疯女人,对之负责,这样才能是真的救赎。这种设计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昭示男性应有的责任心,在看似大团圆的结局中,在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冰山一样的惯性认知中,开始有了反思性的融动。这种反思还表现在西方元素的引用上,两对夫妻的婚礼都是完全西化的,婚纱、西装不一而足,形式上的现代化与思想上的传统守旧形成强烈的对比,告诉人们应该删除的不仅仅是头上的“辫子”,更应该删除的是心里的“辫子”。

此外,相对于主题的深度,这部影片的艺术性更有魅力。为了表现隐忍、压抑的主题,影片从视听上做了匠心安排。舒缓而不拖沓的音乐节奏,生活中碎片化的细节铺排展现出温柔贤良的女性性格。女人如水,影片着意雕琢视觉叙述语言,将故事的发生始终置于雨季、河水、海洋等湿淋淋的雨景中,充分利用东南亚特殊的地理人文特征,将雨林和南方的那种压抑性景观与人物的命运悲剧融合起来;小船在河流上、海洋上颠簸起伏的诸多镜头,都让这部影片在关键的情节进展上,营造出不安的心理接受状态。故事的主角是女性,而女性属于月亮的,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就设定在夜晚,夜虫的鸣叫,高悬的月亮,晦暗不清的环境布置,用感光度更高的镜头将女性夜晚的孤独,命运的无常与凄凉等很好地衬托出来。另一方面,为了凸显女性,影片将男性设置为沉默者,男主人公塔姆、东等在影片中是“失语”的,动作性的表达居多,沉默寡言的场景更能衬托出女性依靠絮叨化解孤独的尴尬,同时也为片中火焰的爆裂、炽热提供场景上的鲜明对比。

总的来说,《璀璨的灰烬》是一部在情节、语言和结构布局上都有创新性的越南电影,对我们领略东南亚的地域风情、情感人文特征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陈爱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已出版诗集《行走的瓦片》,发表诗学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7部,获省部级奖项十余次。